

坏事多磨

下

那只狐狸◎著

见到敌人就求饶，能下跪解决就绝不站着解决，立志要做坏人的小小却阴错阳差，成了拯救武林的英雄，坏人真难做啊……



花蔻子系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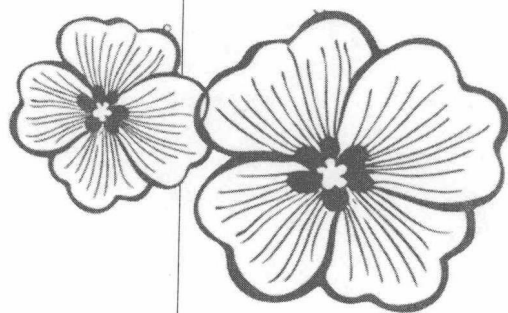
这里有最搞笑最轻松
最具活力的爱情故事

16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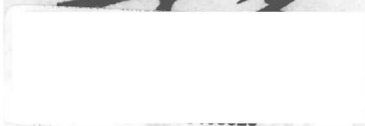
● 本年度最让人期待的小说 爆笑中蕴含深情，嘻哈江湖也让人心碎。 ●

当狗腿少女左小小遭遇闷骚男和腹黑俏公子。
一部歪打正着的囡囡传奇。



HONGKONG

坏
夕



后
下

那只狐狸·著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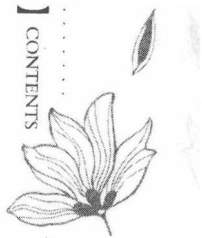
卷三·暗流汹涌·001

第二十一章·九州四海·003

第二十二章·九宫奇阵·020

第二十三章·九死一生·035

【目 录】 CONTENTS



第二十四章·九泉之下·059

第二十五章·无往不复·073

第二十六章·无怨无德·089

第二十七章·无风起浪·106



卷四·万道归宗·123

第二十八章·无处可逃·125

第二十九章·无情无义·144

第三十章·无喜无悲·169

第三十一章·无言以对·186

第三十二章·无失无得·205

第三十三章·无地自容·229

第三十四章·无计不施·258

第三十五章·无恶不作·277

尾声·292

番外·美人如刀[上]·294

番外·美人如刀[中]·302

番外·美人如刀[下]·307

【卷二】



暗流汹涌

三



师父死了。
师父临死前，只说了一句遗言：千万不要做好人。



九州四海

第二十一章

船行两三日，苍茫的海面上渐渐出现了一片墨点。近看时，那墨点是一个一个岛屿，大小不一，形态各异。岛与岛之间有青碧的海水连接，日常均以船只代步。但凡东海沿岸的渔民、船家，都认识这些岛屿。这就是东海七十二环岛。

当三艘扬着黛色风帆的船只入港时，环岛外的栈桥上早已站满了七十二环岛的弟子。个个青衣负刀，意气风发。

小小趴在船舷上看到这一幕的时候，心里不禁感叹。难怪朝廷要把东海当做眼中钉了。看看，这才一个岛，弟子就有数百名。七十二环岛要是全部集结，那绝对是海防之患。小小又抬眸眺望了一番，远远望去，这些岛屿皆是一片青葱，隐有山林，海上的湿气氤氲环绕，颇有点人间天上的意境。

“下船。”

小小正感叹，就听温宿冰冷的声音当头浇下来，把她吓了一跳。她大气都不敢喘一下，老实地跟着走。

约莫一刻工夫，就到了东海七十二环岛的总堂。小小一边往里走，一边赞叹，这东海之上的东西，很多都是她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的。而堂中布置，也与中原大不相同，让她不免好奇。

温靖换了身衣服，坐在堂上，依旧是满脸温和的笑意。

“这次中原之行，虽失了三尸神针，但总算能清剿叛徒，功过相抵，失针的事，便不追究了。”温靖开口说道。

“谢岛主！”众弟子齐声回答。

小小有些明白了，三尸神针疑似九皇神器，而东海先前也一直寻找着神针，如今失手，怎么反而说“不追究”？果然是深不可测啊！

温靖看了看小小，笑道：“左姑娘，你上前一步。”

小小听到自己被唤，便走上前一步，怯怯地站在堂下。

“今日，老夫纳你入东海门下，以后大家便是自己人了。”温靖说道。

小小眨了眨眼睛，“呃……岛主，我……”

“左姑娘不必客气，尊师与我也是旧识，照顾你是理所当然之事。你与我徒儿温宿颇有渊源，便入他的座下吧。”

温靖此话一出，就听堂中一阵骚动。

“呃……我……”小小还想说什么，却见一名弟子将一杯茶端到了她面前。

“来，敬了这杯拜师茶。”温靖含笑道。

小小无奈至极，她看了看依然冷漠的温宿，咽咽口水，犹豫着端起茶，毕恭毕敬地奉上。

温宿看了她一眼，单手接过，轻啜了一口，递还给小小。

温靖满意地点点头，道：“温宿，她既是你的徒儿，你便须悉心教导，不可亏待。”

温宿点头：“是，岛主。”

小小依然端着茶，茫然了。拜师入门就这么简单？常理不是要给祖师爷上上香什么的吗？小小便继续茫然地听众人向她 and 温宿道贺，又茫然地赴了接风筵席，最后，茫然地被领到了弟子房内。

东海七十二环岛门人众多，自然也少不了女弟子。岛内弟子房皆是两人一间，小小进屋的时候，就看见一个年纪纪比她略长的女子坐在床头，正叠着衣服。

领她来的弟子招呼了几句，便功成身退。留下她一个人傻傻地站在门口。

“嗯……”小小想了想，开口：“这位师姐……”

那女子抬眸，微微打量了小小一番，便伸手指着旁边的一张空床道：“你以后就睡这张床，衣服已经放在床上了，要是不合身就自己改吧。”她说完，继续叠衣服，不再搭理小小。

小小只得默默走到床边，刚要伸手拿衣服，就听那女子说道：“对了，你既然跟我住一个屋子，我便要提醒你。我从不跟人合用东西，你缺什么，自己去买。”

小小眨眨眼睛，“哦。”她想到什么，开口道：“这位师姐怎么称呼？”

那女子略有些不耐烦，道：“叶璃。”

“哦。”小小应完，便不敢再多说什么。

那女子叠完衣服，起身出了门。小小这才放松下来，狠狠地吁了口气。后悔了！早知道不来东海！去太平城了！真是的……只是……她静静闭上眼睛。在忘记之前，还是

越远越好吧。

东海七十二环岛总堂外三里有一处悬崖，名为云崖，是东海弟子受罚思过之地。悬崖上寸草不生，唯有岩石沙砾，崖下就是滔滔海浪。平日这里甚少有人接近，何况现在已近子时，悬崖应该更无人踪才对。然而，却偏偏有两人在崖上比武。一人手执双刀，招招犀利，用尽全力。而另一人虽是赤手空拳，却游刃有余，将那些招式一一化解。这两人，正是温宿与他师父温靖。不多时，两人停了下来。

温靖抚须笑道：“短短几日，你的刀法又精进了不少。”

温宿收刀，恭谨道：“徒儿不敢怠惰。”

温靖点了点头：“董宇山庄的事，你处理得很好。幸而这次来的都是神霄派中的小辈，你的身份应该不会暴露。”

“师父，这次神霄派重出江湖，我们要收集九皇神器，恐怕……”温宿道。

温靖笑得轻松，道：“天师的性子，为师最清楚不过。他既然没有露面，就证明神霄派尚未倾尽全力。凭那几个小辈，不足为患。”

温宿点了点头。

温靖看了看他，道：“为师担心的是另一件事……”

温宿有些不解，抬眸看着他。

“你带回来的那位姑娘，戒心很重啊。”温靖说道。

“……”温宿思忖了一下，道：“她已经答应入门……”

“入门？”温靖含笑：“她可是至今都没叫过你一声‘师父’，”温靖走到温宿身边，“就算叫过，也是因为别的原因吧。”

听到这句话，温宿的眉头皱了起来。

“看来为师没说错了。”温靖伸手轻轻拍了拍温宿的肩膀，“你的武学造诣是同辈弟子中最高的，但说到哄女孩子，你远不如你师弟。今后，还需好好学习才是。”说完，温靖举步，离开了云崖。

温宿静静站了片刻，才慢慢迈步离开。

俗语有云：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。师父这两个字不是随便叫得的。她只叫过他两次师父，一次在江上，一次在港口。第一次是错认，那第二次呢？她那一声“师父”，到底为何而叫。还有，既然廉家认了她，她又为什么要跟他回东海？这些问题让他一路沉思。忽然，他隐隐听见有三弦声和着海浪，一层层漫延过来。温宿疾步走了一段路，便在海滩边看到了那弹三弦的人。

小小抱着三弦，坐在礁石上，边弹边唱：

姐儿俏，银灯一曲太妖娆。花间举杯欲相邀，未语先笑。过什么名利场？赶什么邯

韩道？惜不得春色好，谢桥杨花，杨花谢桥。

姐儿嗔，等闲离别易销魂。懒梳云鬓衣不整，怕人相问。金钿弃，胭脂冷，琴瑟闲，声不闻。鸳鸯衾就孤枕，新恨还添，还添新恨。

姐儿痴，红笺小字话相思。几番憔悴有谁知？情深如此。管甚今非昨是，犹自心初如丝。重鸳盟轻生死，三世纠缠，纠缠三世。

这首曲子，温宿先前也在船上听过。只是，此时此刻，那歌声中的戏谑消退殆尽，空留下难言的温柔和惆怅。许久，弦停。小小站起身子，伸了个懒腰。随后，她跳下礁石，抱着三弦，轻哼着小曲儿，一跳一跳地往回走。

温宿目送她离开，不自觉地轻叹了一口气。

第二日一早，小小醒来的时候同屋的叶璃早已离开。她有些茫然地起身，走到窗边，看了看天色。然后，僵硬了。好吧，已经过了辰时了。她依稀记得谁跟她提过，每日卯时须晨起练武。

小小仰天长叹。晚上睡不着，早上起不来，人之常情啊！早知道就不去海边唱歌了，也罢，迟都迟了，不在乎多迟一会儿。她想到这里，慢悠悠地梳洗起来。穿戴妥当之后，把随身的东西小心藏好，然后，慢悠悠地走到了演武场上。毫无疑问地，到演武场时，所有人都用复杂莫辨的眼神看着她。

小小清了清嗓子，无辜道：“呃……那个……我迷路了……”

“迷路了一个时辰？”温宿从人群中走出来，冷冷道。

小小咽了咽口水，道：“差不多吧。”

温宿挥手，示意身后的众弟子继续练武，然后用寒彻骨髓的语调对小小说道：“去一边站着。”

罚站？小小无奈地叹口气，慢悠悠地走到演武场的旁边，懒懒散散地站着。

约莫一刻之后，众弟子结束了练习，各自散开。温宿走到小小身边，看了看她不成样子的站姿，摇了摇头，道：“跟我走。”

小小怯怯跟上，随温宿进了演武场旁的花苑。花苑中，有一块一丈见方的空地，两旁放着各式兵器。温宿站定，如同自语般说道：“以后你便在这里练武。”

小小看了看架上的兵器，大多是长刀。她记得但凡东海弟子惯用的都是锁链和长刀。她想了想，随手拿起一把，然后哀怨道：“师叔……要练长刀？我……我好像拿不动哪……”

温宿听到那声师叔的时候，眉宇微动，但却并不说什么。他走到她身边，开口道：“不用。我教你双刀。”

“双刀？”小小有些惊讶。

温宿点点头，从架上取下一副刀子，递给她：“你是带艺入门，基础的东西我就不啰

唆了。我会将套路传授给你，你慢慢修习就是。”

小小接过那副刀子，抬眸问道：“师叔，一般练多久能休息哪？”

温宿看着她，眼神似有不满，他冷冷道：“什么时候休息由我定。”

小小无语，硬着头皮点了头。小小终于知道睡过头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了。早饭没吃不算什么大事，但空着肚子练武到午时又是另一回事了。

小小一手扶着墙，一手揉着腰，有气无力地去吃饭时，真是哭的心都有了。坏人不好做，武艺高强的坏人就更不好做了。她想起自己那身为鬼师的师父，不禁感慨起来。乱军之中能取敌将首级，随随便便就闯江湖各大门派……这种高强的武艺，学的时候一定痛苦死了。苍天有眼哪，她只要随便做做那种武功不济的坏人就可以了。她正哀怨，却听前面转角的地方，传来了谈话声。

“那个左小小，昨天很晚都没回来，她早练迟了，怎么能怪我！”说话的声音小小一下子就认了出来，是与她同房的叶璃。她顿住步子，小心地躲在墙后。

“晚上还出去？哇……”另一名女弟子开口，语气略带古怪：“哎，你们说她是什么来头啊？”

“天知道。东海一直都不收带艺的弟子，这次还为她破了例。而且，温师伯一直不收弟子，怎么就这么容易收了她？”又一名女弟子掺和了进来，说道。

“我听说，她和温师伯是亲戚！”

“亲戚？哪里像啊？对了，你们有没有听他们说啊？”叶璃开口。

“说什么？”其他女弟子摇头。

叶璃皱着眉头：“就是她来的时候么，听说遇到了南海北神宫的人。她啊，连打都没打，就跪在地上求饶了。还说什么上有八十老母，下有八个月大的孩子呢。”

“哇！不会吧！”众女弟子惊讶。

“骗你们做什么！”叶璃说道：“还有啊，岛主前几天出海，我们不是还猜过原因么？原来，是去接她哎！”

“哇！不会吧！”众女弟子继续惊讶。

“你们看，今早她晨练迟到，就只是罚站哎！平日里，轻一点就是练一个时辰套拳，重一点就要去云崖思过了！看看她来头多大！”

“哇！真的啊！”众女弟子惊讶不已。

小小贴着墙壁，也很惊讶。没想到啊没想到，竟然还有这么复杂的内容啊！怪不得大家都态度不善了。她叹口气，笑笑。

小时候，她也曾被人这样讨厌，而且，那时候她常常被欺负。身上的痛还是小事，年纪还小的她却始终不明白，为什么别人会讨厌她，而且无论哪个地方，都有这样的人。渐渐的，她开始不敢跟别人一起玩，每次都孤零零的一个人坐在一边。

师父见她这样，便对她说：小小，这个世界上，总是有人对你好，有人对你不好。这是没办法的事！

她听不懂，只是一直哭。

她一哭，师父的表情更加落寞，他轻轻抱她在怀里，拍着她的背，哄道：小小，只需记着那些对你好的人，其他的，就忘了吧。

记得对自己好的人，其他种种该忘就忘。

对自己好的人吗，那一个瞬间，小小只能想起一个人。然后，她猛地转身，无奈地轻撞头顶上的墙壁。

此时，那一众女弟子已谈论完毕，正起身离开。没走几步，就看见了拿头撞墙的小小。于是，大家统一用不可思议地眼神看着她。

小小回过神来，尴尬笑笑：“呃……我头痒……蹭蹭……”

众女当即无视她，迅速离开了。

小小无奈至极，拿头蹭着墙：“啊……好难……”

是夜，海滩上还是响了一夜的三弦。同样的调子，却愈发凄凉起来。海滩边不远的地方，依然有人静静地听。

东海在千里之外，但江湖之事，却亦无半刻消停。深夜，萧索的山道上，人迹罕至。月光清冷，更显阴森。一道人影在山道上急速奔跑，似乎是在逃避什么。突然，那道人影停了下来。

“石蜜，你不是我的对手。”一个约莫五十上下的妇人从阴影处走了出来，正是那神农上七君的长老，云华。先前那黑影自是神农宗主石蜜无疑。

云华看着石蜜，道：“长生蛊已毁，你还不死心吗？”

石蜜的神情冷漠：“不劳费心。”

云华叹口气：“冥顽不灵。本想生擒你回神农治罪，如今看来，只能废你一两条筋脉了！”她说完，纵身向石蜜攻去。

石蜜本就耗费了不少体力，而云华的内力尚在她之上，她知无胜算，却丝毫不避，迎了上去。

月光下，黑色的神针若隐若现。云华却一脸轻松地一一避开。石蜜的呼吸渐乱，脸色却依然平静无波。

云华皱眉：“你果然修习了炎神觉天，这套内力自伤甚大，日后有你的苦头吃！”

石蜜轻喘着气，咬牙道：“不劳费心！”

云华摇了摇头，起掌聚力，正要打下。突然，原本被抛出去的神针纷纷浮起，以诡异的方式袭向了云华。云华迅速避开，而那些针仿佛有生命一般追赶了上去。她躲闪不及，被刺伤了左腿。让她惊诧的是，那刺入肌肉的针很快就脱出，继续攻击。云华不再恋

战，急急退下，纵身离开。

这时，一群人从山道两侧的树林里走了出来。为首的正是魏家的大公子，魏启。只见他手中捧着一个匣，所有神针都飞到了他身边聚集在一起，落入匣中。

“久违了，宗主。”魏启合上小匣，开口对石蜜道。

石蜜站直了身子，神情依然是漠然的，她淡淡开口，道：“你为何救我？”

魏启笑着，道：“宗主救死扶伤，在下钦佩已久。而且，这一次，神农世家为了区区小事，竟如此无情无义地追缉宗主，在下实在看不下去……”

石蜜并未听完那番客套，只是冷冷道：“客套免了，给本座一个跟你合作的理由。”

听到这句，魏启笑着点了点头：“宗主果然是爽快人。”他上前几步，将手中的小匣递了上去，“七百二十根三尸神针，在下已为宗主集齐。一点心意，还望宗主笑纳。”

“三尸神针亦是你一直追求之物，为何让给本座？”石蜜看了看那小匣，并不动手拿。

魏启笑道：“因为当今天下，除了宗主之外，没有人有资格用这套针。”

石蜜看着小匣，不发一语。

“宗主，您应该知道，我神霄派已经归朝了。如今正奉当天子之命追查九皇神器的下落，如能得宗主相助，自然是如虎添翼。”魏启说道：“而宗主若是答应了，神霄派也将全力支持宗主夺回神农世家。”

石蜜静静听着，并不说话。

“有我神霄相助，又有这三尸神针，天下也好，起死回生也好。宗主想要的东西，都能够得到。”魏启的语气颇有深意。

石蜜沉默了一会儿，看了他一眼，接过小匣。她正欲打开，魏启却伸手按住了匣盖。石蜜看着他，眼里微带不满。

“宗主务必小心，如今您手中的，已不是三尸神针了……”魏启笑道。

“哦？”

魏启点了点头，一字字道：“您手中拿着的，是九皇神器之一南斗延寿。”

“南斗……延寿……”石蜜神情略有波澜。

“对。”魏启回答。

石蜜捧着那个小匣，小心翼翼地打开。匣中整整齐齐地排着七百二十根神针，另有六块圆形磁石，每块上都刻着字，正是南斗六星：殉，妖，义，仁，将，慈母。

“南斗主生，北斗主死。九皇神器中既然有南斗，就有北斗。”石蜜合上小匣，淡然道。

“宗主果然聪明。”魏启含笑，道：“北斗杀过的下落，在下也已经查到了。”

“将九皇神器交于本座，你不怕？”石蜜问道。

“呵呵……”魏启笑了起来，“得九皇器者得天下，这话里的意思，只有集齐九件，才有左右天下的力量。”

“所以，你现在是利用本座？”石蜜的脸上有了轻浅的笑容。

“各取所需，何乐不为。”魏启说道。

石蜜点了点头：“天下我没兴趣！”说完，她收起了小匣。

魏启笑着，开口道：“既然宗主已经答应合作，那么，我们就出发吧。”

魏启转身，只见一骑快马飞奔而来，马上的人背负长弓，箭匣上雕着廉家的家徽。

“魏公子，船只已经备齐。我家公子请你速速前往码头。”来者并未下马，就这样居高临下道。

魏启点了点头。快马立刻掉头，绝尘而去。

“神箭廉家。”石蜜开口道。

魏启叹口气：“官家公子做事，总是一板一眼的，不好相处啊。”他悠然地示意手下离开，“走吧，出发去东海。”

他迈步，最后，自语似地轻声说：“怕是只有你，才知道九皇神器的秘密吧，小师妹！”

五月下旬，天气也日渐炎热起来。小小拿着双刀，站在花苑里，抬头看着明晃晃的太阳。

“怎么不练了？”一旁温宿坐在椅子上开口道。

“练，马上练！”小小擦擦汗，叹口气。真要命，这套刀法她都练了半个月了，而且每天四五个时辰，比起她拿手的那套“不得不练”还要辛苦啊！干脆，这什么刀法就叫“死也得练”算了。唉……

她叹着气，起刀，正要再练。却见温宿端起小几上的茶杯，开始喝茶。小小看着他的动作不禁怔忡。他喝茶的样子跟师父一模一样，三只手指轻轻拿着茶杯，无名指轻轻托在杯底，尾指悬空微曲。喝茶时候，第一口浅啜，第二口深品。每次都只喝两口，便停杯放盏。小时候，小小觉得这样喝茶很漂亮，自己也学了很久，但始终没有那种韵味。

她看着温宿，浅浅笑起来。果然是兄弟啊，不仅是长相，连习惯举止都很像呢。

“看什么？”察觉到她的目光，温宿略有些不满地开口。

小小笑着，道：“师叔，你喝茶的样子跟师父一模一样呢！”

听到这句话，温宿的眉头皱了起来：“又如何？”

他语气冰冷，似是不悦。小小当然听得出来。天下又有谁喜欢被拿来跟另一个人比的呢？

“呃……其实，也不是很像。”小小开口道。

温宿看着她，沉默。

小小几步走到小几前，端起了茶杯。她深吸一口气，一脚踩在小几上，仰天而灌。将茶水一饮而尽，随后，她豪爽地用袖子一抹嘴，长吁了一口气。

她笑着，对温宿道：“我师父一般这么喝！”

温宿愣住了，下意识地看了看小小踩在小几上的脚。

小小笑得狡黠，她放下茶杯，一下子跳开，抱拳道：“多谢师叔赐茶！”

温宿这才反应过来，他看着小小，突然，笑了出来。

见他笑，小小得意起来。她这师叔平日都是冷着一张脸，就算笑也是笑得冰冷霜寒，如今竟能笑得这般和煦，简直就是不可思议了。

温宿起身，敛起笑意，道：“这般心思若用在武学之上，你早有大成，也不必次次求饶。”

小小抓抓头，道：“就算我武功盖世，还是会求饶的哪。”

温宿不解，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……”

小小刚要回答，突然，一名弟子神色匆忙地跑进了花苑，对温宿道：“师伯，岛主传唤，所有人去大堂。”

温宿点了点头。小小乐了，这是不是说明她不用练刀了。她立刻放下双刀，满脸期待地准备离开。温宿见状，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转身走出了花苑。

大堂之内，早已聚满了东海弟子，个个表情严肃，噤若寒蝉。温靖坐在堂上，左右是东海几个大岛的舵主。温宿进门，行礼之后，便在一旁的椅子上坐下。小小则走到弟子中间，乖乖站好。

“人到齐了吗？”温靖开口，问道。

一旁的林执立刻答道：“齐了，岛主。”

温靖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今日，召集大家前来，是有一件事要告诉大家。”温靖略微停顿，“昨夜，本派之中有一名弟子私自驾船离岛。”

温靖说完这句话，弟子中一片哗然。小小有些不解，但心里也算是明白了一点。看样子，这私自离岛，是大罪啊！

“本派门规，若无岛主谕令，任何人不得私自离岛，违者门规处置。”温靖身边一名舵主开口，“岛主仁厚，只要那个人能自己站出来，岛主可从轻发落。”

大堂内瞬间一片寂静。

小小叹口气，搞了半天，原来是捉人啊。无趣！说起来，不过是私自出海，用得着这么大费周章吗？

片刻沉默之后，温靖站起来，开口道：“自本座继位岛主之后，自认励精图治，待众位应是不薄。如今，有人违背门规，私自出海，无论缘由为何，本座都希望，他能站出来

给本座一个交待。”

“岛主，何必多费口舌？”舵主之中，有人起身，“三更半夜，私自出海，定是南海奸细、朝廷走狗！待我亲自查问！本派弟子若有人包庇隐瞒，同罪论处！”这番狠话撂下，弟子中有了窃语声。

小小左右看看，满心好奇那叛徒究竟是谁。

突然，有弟子上前一步，开口道：“岛主，弟子有事禀报。”

“说。”温靖坐下。

那弟子道：“昨夜丑时，弟子见到有人往海边去。”

“是谁？”

那弟子看了温宿一眼，略有些胆怯，但还是开口道：“是……是左小小！”

小小猛地一惊。周围弟子齐刷刷地看向她，场面好不壮观。

“当真？”温靖看了看小小，问那弟子道。

那弟子微怯，道：“岛主，此事只需问与她同屋的弟子就一清二楚！”

于是，众人的目光投向了叶璃。叶璃表情有些尴尬，她犹豫着：“我……昨晚……”

小小僵硬了。半夜三更，去海边唱歌。这种话就算说出来都没人信吧？何况，这个师姐对她素来冷淡，肯定不会为她说话的。

“呃……其实我……”小小抓抓脑袋，心想着怎么才能解围。

“岛主，何须多问！严刑之下，看她说不说实话！”一旁几位舵主却耐不住性子，打断她，生生吼道。

小小闻言，心中一滞，严刑拷打？不是吧？她眨了眨眼睛，然后，几步冲上前去，“扑通”一声跪了下去，大喊道：“岛主恕罪啊！千错万错都是我左小小的错。我……我真的不知道不能私自出海啊……”

所有人都愣住了。

小小声泪俱下，哀怨无比，道：“是我干的，但是我绝对不是南海奸细：朝廷走狗啊！我知错了……岛主你饶了我吧……”

温靖一脸莫名，说不出话来。身旁的几位舵主却愤怒了。

“混账！原来是你！你先前对南海讨饶，丢尽我东海颜面，如今还私自出海？！方才要你认罪，为何不认！”

小小无辜道：“我……我害怕，所以……各位舵主……我下次不敢了……”

“岛主，此事非同小可，定要重惩！”

小小低着头，叹气。天理何存啊，她怎么就这么倒霉呢？唉……算了，也罢……

“慢着。”温宿走出一大步，开口道。

“怎么，你想为她求情？”舵主表情不善。

“不是。”温宿走到小小身边，“我只想问她几个问题罢了。”

小小抬头，看着他，不解。

“你昨夜，是怎么出海的？”

小小眨眨眼睛：“划船……”

“就你一人？”

“就我一个……”

“从东岸还是西岸？”

小小看着他，怯怯道：“西……西岸……”

这时，弟子中一阵骚动。堂上的温靖和舵主们的表情也怪异起来。

温宿转身，道：“岛主，她根本连本派船坞都不清楚，怎么可能驾船出海？”

小小愣住了。

温宿看着她，道：“本派只有南北两岸才有船坞，难道你要说，你是用自己的船出海的吗？”

“我……”小小语塞。

堂上的温靖浅浅微笑，道：“小小，既不是你，你为何要认罪？”

小小咽喉口水：“我……”

“岛主，这丫头语无伦次，前不搭后，分明有鬼。就算不是她，恐怕她与那奸细也脱不了关系。”舵主开口说道。

小小无奈至极。怎么会越来越复杂啊！

“小小，你可知叛徒是谁？”温靖开口问道。

小小欲哭无泪：“我……”

“岛主，”温宿开口：“她如此乱来，全是弟子教导无方。还请岛主将此事交给弟子处理。”

“温宿，你这是护短？”一旁的舵主不悦。

温宿抬头，眼神冰冷：“弟子不敢。”

温靖见状，起身笑道：“既然你愿意追查此事，本座就给你机会。不过……”他看看小小，“此事事关重大，就算她不是叛徒，这般胡言乱语，也应受罚。看在你的面子上，就免去皮肉之苦，去云崖思过吧。”

“谢岛主。”温宿看了一眼小小，“还不谢岛主。”

“啊？哦！”小小回过神来，开口：“谢岛主！”

温靖笑着叹了口气，示意众人退下。

小小垂头丧气地走到门外，刚抬头，就见叶璃用复杂难辨的眼神看着她。小小不解，只得点了点头，算是打招呼。叶璃见状，立刻转身走开了。小小愈发不解。她想到自